

話絲

期一第

版出一期星每

| | |
|-----|-----------------------------------|
| 地址 | 北大一院新潮社 |
| 報費 | 每份本京銅元四枚外埠連郵費二分半年五角全年一元郵票代價以九五折計算 |
| 廣告費 | 每方寸每期五角十期以上七折二十期以上對折 |

發刊辭

我們幾個人發起這個週刊，並沒有什麼野心和奢望。我們只覺得現在在中國的生活太是枯燥，思想界太是沉悶，感到一種不愉快，想說幾句話，所以創刊這張小報，作自由發表的地方。我們並不期望這于中國的生活或思想上會有什麼影響，不過姑且發表自己所要說的話，聊以消遣罷了。

我們並沒有什麼主義要宣傳，對於政治經濟問題也沒有什麼興趣，我們所想像的只是想衝破一點中國的生活和思想界的昏濁停滯的空氣，我們個人的思想儘自不同，但對於一切專斷與卑劣之反抗則沒有差異。我們這個週刊的主張是提倡自由思想，獨立判斷，和美的生活。我們的力量弱小，或者不能有什麼著實表現，但我們總是向著這一方面努力。

這個週刊由我們幾個人担任選稿，我們所

想說的話大抵在這里發表，但國內同志的助力也極歡迎。和我們辯駁的文字，倘若關於學理方面的，我們也願揭載，至于主張上相反的議論則只好請其在別處發表，我們不能代為傳布，雖然極願加以研究和討論。

週刊上的文字大抵以簡短的感想和批評為主，但也兼採文藝創作以及關於文學藝術和一般思想的介紹與研究，在得到學者的援助時也要發表學術上的重要論文。

我們唯一的奢望是，同志逐漸加多，文字和經濟的供給逐漸穩固，使週刊成爲三日刊，二日刊以至日刊；此外並無什麼弘願。或者力量不給，由週刊而退爲兩週刊或四週刊，以至不刊，也說不定；這也是我們的預料之一。兩者之中到底是那樣呢，此刻有誰能够知道。現在也大可不必管牠，我們還是來發刊這第一號罷。

生活之藝術

開明

契訶夫書簡集中有一節道，（那時他在愛爾附近旅行，）我請一個中國人到酒店裏喝燒酒，他在未飲之前舉杯向着我和酒店主人及夥計們，說道「請」。這是中國的禮節。他並不像我們那樣的一飲而盡，却是一口一口的啜，每啜一口，吃一點東西，隨後給我幾個中國銅錢，表示感謝之意。這是一種怪有禮的民族。

一口一口的啜，這的確是中國僅存的飲酒的藝術！乾杯者不能知酒味，泥醉者不能知微醺之味。中國人對於飲食還知道一點享用之術，但是一般的生活之藝術却早已失傳了。中國生活的方式現在只是兩個極端，非禁欲即是縱欲，非連酒字都不准說即是浸身槽在酒裏，二者互相反動，各益增長，而其結果則是同樣

本日期錄

| | |
|-------------|-----|
| 發刊辭 | 開明 |
| 生活之藝術 | 伏園 |
| 記顧仲雍 | 迅 |
| 論雷峰塔的倒掉 | 迅 |
| 恭賀愛新覺羅溥儀君遷升 | 錢玄同 |
| 清之喜並祝進步 | 開明 |
| 夜裏的荒唐 | 川島 |
| 譯自駝文 | 紹原 |
| 月老和愛神 | 衣原 |
| 「說不出」 | 迅 |

的汚糟。動物的生活本有自然的調節，中國在千年以前文化發達，一時有臻于靈肉一致之象，後來為禁欲思想所戰勝，變成現在這樣的生活，無自由，無節制，一切在禮教的面具底下實行壓迫與放恣，實在所謂禮者早已消滅無存了。

生活不是很容易的事。動物那樣的，自然地簡易地生活，是其一法；把生活當作一種藝術，微妙地美地生活，又是一法；二者之外別無道路，有之則是禽獸之下的亂調的生活了。生活之藝術只在禁欲與縱欲的調和。 藹理斯 (Havelock Ellis) 對於這個問題很有精到的意見，他排斥宗教的禁欲主義，但以爲禁欲亦是人性的一面；歡樂與節制二者並存，且相反而實相成。人有禁欲的傾向，即所以防歡樂的過量，並即以增歡樂的程度。他在「聖弗蘭西思與其他」一篇論文中曾說道，「有人以此二者

(即禁欲與耽溺)之一爲其生活之唯一目的者，其人將在尚未生活之前早已死了。有人先將其一(耽溺)推至極端，再轉而之他，其人纔真能了解人生是什麼，日後將被記念爲模範的高僧。但是始終尊重這二重理想者，那纔是知生活法的明智的大師。……一切生活是一個建設與破壞，一個取進與付出，一個永遠的構成作用與分解作用的循環。要正當的生活，我們須

得模仿大自然的豪華與嚴肅。」他又說過，「生活之藝術，其方法只在于微妙地混和取與捨二者而已。」更是簡明的說出這個意思來了。

生活之藝術這個名詞，用中國固有的字來說便是所謂禮。斯諦耳博士在「儀禮」的序上說，「禮節並不單是一套儀式，空虛無用，如後世所沿襲者。這是用以養成自制與整飭的動作之習慣，唯有能領解萬物感受一切之心的人纔有這樣安詳的容止。」從前聽說辜鴻銘先生批評英文「禮記」譯名的不妥當，以爲「禮」不是 Rite 而是 Art，當時覺得有點乖僻，其實却是對的，不過這是指本來的禮，後來的禮儀禮教都是墮落了的東西，不足當這個稱呼了。中國的禮早已喪失，只有如上文所說，還略存于茶酒之間而已。去年有西人反對上海禁娼，以爲妓院是中國文化所在的地方，這句話的確難免有點荒謬，但仔細想來也不無若干理由。我們不必拉扯唐代的官妓。希臘的「女友」(Hetaira) 的韻事來作辨護，只想起某外人的警句，「中國挾妓如西洋的求婚，中國娶妻如西洋的宿娼，」或者不能不感到「愛之術」(Ars Amati) 真是只存在草野之間了。我們並不同某西人那樣要保存妓院，只覺得在有些怪論裏邊，也常有真實存在罷了。

中國現在所切要的是一種新的自由與新的

節制，去建造中國的新文明，也就是復興千年前的舊文明，也就是與西方文化的基礎之希臘文明相合一了。這些話或者說的太太太高了，但據我想捨此中國別無得救之道，宋以來的道學家的禁欲主義總是无用的了，因爲這只足以助成縱欲而不能收調節之功。其實這生活的藝術在有禮節重中庸的中國本來不是什麼新奇的事物，如「中庸」的起頭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照我的解說即是很明白的這種主張，不過後代的人都只擊去講章旨節旨，沒有人實行罷了。我不是說半部「中庸」可以濟世，但以表示中國可以了解這個思想。日本雖然也很受到宋學的影響，生活上却可以說是承受平安朝的系统，還有許多唐代的流風餘韻，因此了解生活之藝術也更是容易。在許多風俗上日本的確保存這藝術的色彩，爲我們中國人所不及，但由道學家看來，或者這正是他們的缺點，也未可知罷。

Abstinence sows sand all over

The ruddy limbs & flaming hair,

But Desire Gratified

Plants fruits life beauty been

—William Blake—

記顧仲雍

伏園

珊瑚細珠穿成的瓜皮帽結，光緒末年很通行于江浙一帶。時風所被，愈趨而愈益新奇，

于是少年人有以整塊珊瑚雕爲帽結形狀者，其實聽說只是某種大魚的骨頭染成紅色罷了。頭上戴了這樣魚骨帽結的小帽，身上又穿着一件金絲絨的馬褂，由現在回憶起來，簡直像一個縮小了的候補道，這就是宣統元二年時代的顧世明，字仲雍。那時我十七歲，他大概更小罷；我們同是浙江紹興的一個師範學校的學生。

學校在一個專斷而又熱心的維新守舊黨的手中。我們的學校生活，除了依照學校的規則，機械的進行以外，現在簡直記不起一件有趣的。只記得我與仲雍是同在一個寢室的樓上住的，從歸寢到熄燈統共只有十分鐘，所以每天我們都得匆匆忙忙的脫衣上床；上床之後剛想有什麼關於白天學校以內的事件的討論，忽而寢室的玻璃門裏映進了「諸葛燈」的白光，我們或者就從此不則一聲睡着了，或者等候三五分鐘之後不見燈光了再開講。後來發明一個抵制的方法，是在寢室的總門上繫了一條繩，每日由同學輪流掌管牽的繩事務，一到熄燈以後舍監或校長上樓檢查以後，繩便緊緊的牽住，使他們沒有第二次上樓的希望，我們便可以暢所欲言。

這一條繩的計畫後來被破獲于一個新來的校長。他對於學校的辦法與前校長大不相同了，功課上使我們有討論研究困難的完全自

由。他是宣統三年革命的時候進來的，那時我們同學的精神也隨着革命的潮流洗去了不少的舊染。但他在有一天的晚上檢查寢室的時候，却發見了我們的秘密，據第二天掌握牽繩的同學報告，昨晚熄燈時新校長跟在聽差的背後，把一條長繩咕咕咕的抽完拿走了。這新校長就是今日人人知道的小說家魯迅先生。

出師範學校以後，我各處的跑，仲雍也各處的跑罷；十餘年間誰也不知道誰的消息。一直到戴東原二百年的紀念會場中，他走上安徽會館的戲台上來與我握手，這纔知道我們同住一個北京城裏却不相聞問者也有半年了。從此他便常寄些文藝作品給我，那時我正輯編晨報副刊，替他發表的計有「昨夜」等等三四篇，而「昨夜」一篇尤其得胡適之先生的贊許。

暑假我到陝西旅行去了，他也回到紹興去過夏。夏已完了，秋也去了，而還杳無仲雍北來的消息，朋友們都說大概是交通阻礙之故罷。果然，單不厂先生接得他父親自署「弟反服生」的來信，說仲雍無日不想北行，只因交通絕，竟發了十餘日的夢，夢裏急了，說的全是文學上的話，他一點也不懂。我說夢裏一定是傷寒的病象，紹興雖然有個美國醫生，人戰時曾經主張將同盟協約兩方的兵力合攻徽菌的，但環境的力量到底大，反服生先生大概不肯去請教洋鬼子的罷，于是一個青年小說家輕

輕易易的被徽菌攻克了。

我所知道關於顧仲雍的事只是這一點。

論雷峯塔的倒掉 魯迅

聽說，杭州西湖上的雷峰塔倒掉了，聽說而已，我沒有親見。但我却見過未到的雷峯塔，破破爛爛的映掩於湖光山色之間，落山的太陽照着這些四近的地方，就是「雷峯夕照」，西湖十景之一。「雷峯夕照」的真景我也見過，並不見佳，我以爲。

然而一切西湖勝迹的名目之中，我知道得最早的卻是這雷峯塔。我的祖母會常常對我說，白蛇娘娘就被壓在這塔底下。有一個叫作許仙的人救了兩條蛇，一青一白，後來白蛇便化作女人來報恩，嫁給許仙了；青蛇化作丫鬢，也跟着。一個和尚，法海禪師，得道的禪師，看見許仙臉上有妖氣，——凡討妖怪做老婆的人，臉上就有妖氣的，——凡討妖怪做老婆的人，臉上就有妖氣的，——凡討妖怪做老婆的人，臉上就有妖氣的，——凡討妖怪做老婆的人，臉上就有妖氣的，——便將他藏在金山寺的法座後，白蛇娘娘來尋夫，于是就「水滿金山」。我的祖母講起來還要有趣得多，大約是出于一部彈詞叫作義妖傳裏的，但我沒有看過這部書，所以也不知道「許仙」「法海」究竟是否這樣寫。總而言之，白蛇娘娘終於中了法海的計策，被裝在一個小小的鉢盂裏了。鉢盂埋在地裏，上面還造起一座鎮壓的塔來，這就是雷峯塔。此後似

乎事情還很多，如「白狀元祭塔」之類，但我現在都忘記了。

那時我惟一的希望。就在這雷峯塔的倒掉。後來我長大了，到杭州，看見這破破爛爛的塔，心裏就不舒服。後來我拿着書，說杭州人又叫這塔作保叔塔，其實應該寫作「保俶塔」，是錢王的兒子造的。那麼，裏面當然沒有白蛇娘娘了，然而我心裏仍然不舒服，仍然希望他倒掉。

現在，他居然倒掉了，則普天之下的人民，其欣喜為何如？

這是有事實可證的。試到吳越的山間海濱，探聽民意去。凡是田夫野老，蠶夫村氓，除了幾個腦髓裏有點貴恙的之外，可有誰不為白娘娘抱不平，不怪法海太多事的？

和尚本應該只管自己念經。白蛇自迷許仙，許仙自娶妖怪，和別人有什麼相干呢？他偏要放下經卷，橫來招是撇非，大約是懷着嫉妬罷，——那簡直是一定的。

聽說，後來玉皇大帝也就怪法海多事，以至荼毒生靈，想要拿辦他了。他逃來逃去，終予逃在蟹殼裏避禍，不敢再出來，到現在還如此。我對於玉皇大帝所做的好事，腹誹的非常多，獨於這一件卻很滿意，因為「水滿金山」一案，的確應該由法海負責，他實在辦得很不錯

的。只可惜我那時沒有打聽這話的出處，或者不在義妖傳中，却是民間的傳說罷。

秋高稻熟時節，吳越間所多的是螃蟹，費到通紅之後，無論取那一隻，揭開背殼來，裏面就有黃，有膏，倘是雌的，就有石榴子一般鮮紅的子。先將這些吃完，即一定露出一個圓錐形的薄膜，再用小刀小心地沿着錐底切下，取出，翻轉，使裏面向外，只要不破，便變成一個羅漢模樣的東西，有頭臉，身子，是坐着的，我們那里的小孩子都稱他「蟹和尚」，就是躲在裏面避難的法海。

當初，白蛇娘娘壓在塔底下，法海禪師躲在蟹殼裏，現在却只有這位老禪師獨自靜坐了，非到螃蟹斷種的那一天為止出不來。莫非他造塔的時候，竟沒有想到塔是終究要倒的麼？

活該。

這篇東西，是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八日做的。今天孫伏園來，我便將草稿給他看。他說，雷峯塔並非就是保叔塔。那麼，大約是我記錯的了，然而我却確乎早知道雷峯塔下並無白娘娘。現在既經前記者先生指點，知道這一節並非得于所看之書，則當時何以知之，也就莫名其妙矣。特此聲明，並且更正。十一月三日。

恭賀愛新覺羅溥儀君遷升之

喜並祝進步

錢玄同

人，總應該堂堂地做一個人，保持他底人格，享有他底人權，這纔是幸福，一個人要是淪為強盜，癩三，青皮，痞棍，土豪，地主，王爺，皇帝等等，他們底生活方面雖大有貧富苦樂的不同，但其喪却人底地位則完全一致，我認爲這都是些不幸的人們。這些人們因爲自己不幸而喪却人底地位；於是便不能完全享有人權，於是常常要做出許多沒有人格的事來，於是好好地人們便要遭他底損害，於是他便被好好地人們所敵視了。

張三要損害李四，李四敵視張三，向他決鬥，這是極正當的防衛，絲毫無可非議，所以一切革命反抗（不幸的人們稱爲「犯上作亂」的行動，都是絕對不錯的。但是再進一步想，敵人原來也是朋友又了！只因他一念之差以至做了不够人格的事，別人固然遭了他的損害，他自己也是狠不幸又了！奮鬥的時候，固然應該毀滅他底武器；但武器毀滅以後，還應該救濟他：恢復他固有的人格和人權，據說一千九百多年以前有一個木廠子裏的少掌櫃的叫人們要愛敵人，他底理由怎樣，且不去管它，我用斷章取義的辦法，很贊同這句話；但我以爲在

敵人有了武器的時候是不應該愛他的，到了敵人的武器毀滅以後便應該愛他，愛他的第一步便是恢復他固有的人格和人權。

北京城裏有一位十九歲的青年，他姓愛新覺羅，名溥儀，這人便是上列各種夷人底地位的「不幸人」之一。原來他底祖宗在三百年以前不幸淪入帝籍，做了皇帝，不克則于編戶齊民之列。他家傳父子，子傳孫，傳了好幾代，經了三百多年，幹了許多對不住人的事體。到了十三年前，有些明白的人們起來向他家奮鬥，居然把他家底武器毀滅了。但是還給這位青年留下那個極不名譽的名目叫做「皇帝」的，而且還任他住在一個不是住家的房子裏，還任一班不要臉的東西常常灣了腿裝矮子去引他笑，低下腦袋瓜兒扮成叩頭蟲的模樣去逗他玩，以至於把這位年齡已經到了應該在初級中學畢業的時候的青年，弄到他終日如醉如痴，成了一個優哥兒；他在七年前還被那班不要臉的東西簇擁到外面來胡鬧了一回，險些又要恢復那毀滅了的舊武器，再來做對不住人的事體。他弄到這樣的地步，真是他底大不幸。你想，咱們可以自由住居，自由行動，為什麼他不可以。咱們家底子弟可以入學校，得到相當的知識和技能，為什麼他不可以？咱們可以得

到選舉和被選舉的資格，為什麼他不可以？在北京說北京，咱們底原籍無論是否北京，只要在北京住居幾年以上，便可以得到北京市民底

參政權，他家自從一六四四年到北京以來，到現在整整地二百八十年了，為什麼他還得不到北京市民底參政權？他這樣底不幸，不消說得，便是「皇帝」這名目害了他。「皇帝」這名目之不名譽，固與「青皮，癩三」等等相同；而他底稱號，「皇帝」之上還有「大清宣統」四字，這又好比青皮癩三有那些「四眼狗，獨眼龍，爛脚阿二，缺嘴老四」等等綽號一般。青皮癩三改歸邪正之後，總得好好地取一個平常人的名字；若仍舊稱為「四眼狗」等等，怎能怪人家厭惡他，歧視他？（況且保存這種綽號，實在也有些危險，因為他可以藉此再做青皮癩三。）由是可知十三年以前毀滅他底武器而留下「皇帝」這個名目給他，真是不徹底的辦法，不但他時要藉此胡鬧，弄得咱們受累，并且使他因此而不克恢復他固有的人格和人權。咱們也實在對不住他。

這幾年來，我常常對人家說，我很希望這位十九歲的青年肯力圖向上，不甘永淪帝籍，自動的廢除帝號，刻這樣一個名片：

(面 後)

Mr. P. Y. Aishingiolu

Peking

以表示超出帝籍，上則于民國國民之列。但我這希望終于希望而已。

現在愛新覺羅溥儀君自己雖然還未覺悟，未能自動的超拔自己，而有馮玉祥君，黃郛君，鹿鍾麟君，張壁君等居然依了李石曾先生等明白人底建議，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五日派了人去勸告愛新覺羅溥儀君：「大清宣統帝從即日起，永遠廢除皇帝尊號；與中華民國國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之權利」；「清室應按照原「優待條件」第三條，即日移出宮禁，以後得自由選擇住居」。愛新覺羅溥儀君一一照辦，立刻搬出那「不是住家的房子」而回到他底本生的老太爺底府上去住了。

好了好了！愛新覺羅溥儀君從此超出帝籍，恢復他固有的人格和人權了！「愛新覺羅溥儀君！我很誠懇的向您道喜：恭喜恭喜！恭喜您超升啦！」

我對於愛新覺羅溥儀君還要說幾句祝望的話：「您雖然是一位十九歲的青年，可是您以

(面 前)

愛新覺羅溥儀

京兆

前處在一個很不幸的環境裏，成日價和那班不要臉的假矮子假叩頭蟲鬼混，讀那些于您不但無用而且有害的書如尙書之類。您底知識和技術能大概要比一般的中國學生差些吧。這不必諱言，也無須追悔。」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我聽人說，您在那不幸的環境裏，居然愛看新青年，晨報副錄，康白情底草兒和俞平伯底冬夜之類，我覺得您還是一位有希望的青年。

我祝望您：從今以後，可以好好的補習些初中程度底科學常識，選讀幾部白話文學底作品，過了一兩年之後，大可去攻高級中學或大學預科；將來更可上外國去留學，把您自己造就成一個知識豐富學問深造的人，您底幸福可就不可限量啦。您底先德玄燁先生在二百年以前的皇帝隊裏，總算是留心學問的人了，但是就現代的平民看來，他底學問也不過爾耳；您如今已經超升為現代的平民了，您肯用功上進，將來必定「跨灶」，這是無疑的。還有一層，聽說您已經結婚了，而且因為您以前在那不幸的環境裏，聽說您已經有了姨太太了。咱們姑且「成事不說」，您既已結婚，便應該了解兩性底關係，我現在要介紹兩部好書給您：一部是「子子父去」底愛底成年，一部是「太太去父」底結婚的愛。至於二十四史裏皇后傳外戚傳之類，于您不但毫無用處，而且還大有害處，

我勸您別去看它才好！」

一九二四，一一，六。

清朝的玉璽

開明

玉璽這件東西，在民國以前或者有點用處，到了現在完全變了古董，只配同太平天國的那塊宋體字的印一樣送進歷史博物館去了。這回政府請溥儀君出宮。討回玉璽，原是極平常的事。不值得大驚小怪；難道擊到了這顆印還好去做皇帝不成麼？然而天下事竟有出於意料之外者，據順天時報說「市民大為驚異，旋即謠言四起，咸謂……奪取玉璽尤屬荒謬」，我真不懂這些「市民」想的到底是什麼。我于此得到兩種感想。其一是大多數都是替蟲。無論所述市民的意見是否可靠，總之他們都是遺民，迷信玉璽的奴隸，是的確的，所以別人可以影射或利用。輿論公意，無論真假，多是荒謬的，不可信託。其二是外國人不能了解中國的事情。外國人不是遺民，然而同他們一樣的不是本國人，所以意見也一樣的悠謬，或者不是惡意的，也總不免于謬誤，至少是不了解。異國的人與文化，互相了解，當然並非絕不可能的事，但據我所知，對於中國大約不曾有過這樣的人。——我們自然也還不曾了解過別人。我們也想努力的了解別國，但是見了人家的情

形，對於自己的努力也就未免有點懷疑起來了。

順天時報是外國人的報，所以對於民國即使不是沒有好意，也總是絕無理解；牠的好惡無不與我們的相反，雖說是自然的却也是很愉快的。他說優待條件係由朱爾典居中斡旋，現在修改恐列國不肯干休，則不但謬誤，簡直無理取鬧了。我要問朱爾典和列國（以及順天時報者），當復辟的時候，你們為什麼不出來干涉，說優待條件既由我們幹旋議定，不准清室破約舉行復辟？倘若當時說這是中國內政，不加干涉，那麼這回據了什麼理由可以來說廢話？難道清室可以無故破約而復辟，民國却不能修改對待已經復過辟的清室的條件麼？雖然是外國人，似乎也不好這樣的難說罷——然而仔細一想，就是本國人，受過教育的人們中間，這樣想的人也未必沒有，那麼吾又于外國人何尤？

夜裏的荒唐

川島

三禮拜前我兄弟便遷入中學寄宿舍，從前家裏的一個老媽子因嫌勞苦也於一月前回去，所以關起我們廝所門來，便只有我的妻和我兩個人了。這月裏我應得的官俸，已經向賬房問過好幾次，據說在一星期之後或能發給二成

八。集我家所有的現金，一共還有八十幾圓銅子，在這天將睡時已經和我的妻議決，彼此都去請一禮拜假，省下洋車錢來維持家用。議決後就睡下，睡下以後如何我便記不十分清楚。總之：這天夜裏似乎得了失眠症，朦朦朧朧地到老鴉叫了纔睡着的——究竟是否睡着，我無從知道，可是明明白白地記得我兄弟忽然穿了黃馬褂進來，見面就朝我們鞠躬，並且說：

『皇兄，皇嫂，大喜！』

我說：『大家恭善！』便覺已經坐在大殿上的一把交椅中，在我背後除了有兩個女人拿了掌扇站着之外，又有許多女人吹簫，讀詩，唱小曲給我聽，非常熱鬧；殿前還有不少的男男女女來觀賀，各人手裏都拿一個錢袋，後來我便降旨賜宴，令軍民長官一律在光祿寺聚餐，男女不得分坐，並命各做『御河春泛賦』一篇。於是他們都向我謝恩——內中有我從前所怕的一個上司，也在人羣中特別規矩地朝我十鞠躬。這遭遇大概我事前曉得，臨時並不驚奇；據奏：我的妻也端了一碗茶在正宮中不慌不忙地喝。

我闖極了，此時不只脚上穿的襪子不露脚跟，走起路來口袋中還有響響；當我一走進光祿寺，就有多少女英文教員要削蘋果給我吃，後來滑膩膩的盛滿了一口袋。至於想吸煙時便

有煙捲，要喝酒時就有汾酒，儘量的看女人都不算什麼；有點古怪的是：我心裏纔想到吃蒸饅頭，就有人送來一海碗大米飯。個個人都叫我『皇上』，只是我從前的一個先生不叫我學名而這樣的跟了別人尊我，在我覺得有點窘。可是，不幸，正當我夾了一塊『拔絲山藥』要吃時，忽然我兄弟夾了黃馬褂跑來，并傳令

關光祿寺的門，說是大劫已至。立時羣衆大為驚異，不過我不怕，我知道中外人士都衛護我的。以後接着就是外面嬌滴滴地一陣喊聲（不像唱小曲時那樣好聽），說是債主來了。值日官搶步上來奏道：『應如何奉旨遵行，勦滅債戶，懇聖上定奪！』這時對了衆人我真有點爲難，只得照例把兩隻手捧着頭想了片刻，從從容容地答道：『朕知道了！只還酒賬，欽此！』這話不說還好，一傳出去外面的人喊的更凶了。此時吃飯的人都逃走，那篇賦也沒有做成；我和我的妻也已經站在一塊空草地裏，沒有別人，只有我的先生把辮子盤在頭上遠遠地站着撇了嘴說：『皇上！皇——上！叛逆！中國歷史上的污點！』好容易被我看見了他，便趕快的問道：『那汾酒你帶出來了嗎？』不料先生氣狠狠地過來打了我一個耳光。

『噢！欺人太甚！』我喊了一聲。這時我的妻從廚房裏跑過來說：

『怎麼了？』

『好的！』我擦了擦眼睛又說：『那八十多個銅子沒有丟去嗎？』

『是的，只化掉了一吊。』

譯自駝駱文

紹原

譯者用性命担保：這是最直的最直譯，直到了可以使讀者絲毫不覺得是直譯。不是因爲譯者的本領高，也不是因爲讀者的程度高，而是因爲……不必我說了，你一想就知道的。

(一)我閉上眼睛，把歷來接到的計開哀啟都溫習一遍。在『別相』上想去，這些印刷品自然是不相同；有的是黃紙，有的是西洋白紙；有的四邊加深黑的墨邊，有的不加，有的報牝喪，有的報牡喪；有的怕收受者記錯了駝駱，印上小照，有的知道收受者橫豎不認識那死了的駝駱，所以不用遺像。哲學駝駱對於無論那一種東西是求『共相』的；這些雪片般多的計開哀啟，他們的『共相』可喜居然被我找出了；就是凡死駝駱皆是好駝駱。

而且我的計開哀啟哲學，有應付內方面——這一定是你們這般事事講實用的駝駱們樂於曉得的。我鄭重宣布我的實用哲學如下：把死駝駱的魂拘回來，把你們的肉體，給他們幾十年，駝駱國不興，我情甘下刮舌地獄。

「萬一他們的魂拘不來呢」，我似乎聽見你們問。這不打緊，我有十四字真言交付與你，如法泡製，萬無一失。你聽啊！「勤發出世復入願，養個兒郎急速死」。

(二)咱家當初出國去裨販學術，只帶了小的的一個布袋，而且說起來真可氣，不知道何時何刻，牠一聲也不通知我就破了不少的窟窿。我拾我的，牠掉牠的，兩下裏不合作的各忙了好幾年；如今打開一看，所剩真是無幾。本當道慚慚愧，尋個自盡，了此一生。虧得微駱駝說什麼創造學術比裨販學術強，我就把這句話解為裨販不全不丟臉。現在我每日高高興興的從東城跑到西城，從西城跑到東城，一來為的是多兼幾校的功課，彌補欠薪，二來是——自然是創造點學術咯。

月老和愛神

衣萍

在沙漠國裏，男人和女人配合的大事，照例是由月老一手經辦的，我幼年曾聽見我的祖父說過月老的故事。據說月老是一個有鬚子的老年人，常在月下看書，這書名為「天下之婚牘」。他的身上還背着一隻袋，什麼男人應該配什麼女人，在書上已經註定了，他使用赤繩把他們倆的腳捆起來，放在袋裏。

據說唐朝有個名叫章固的，曾經遇見過月老，後來似乎便沒有人再見過他了。然而沙漠

國的人們，無論男女，都是絕對服從月老命令的，一經赤繩繫足便終身不離。幾千年以來，全是如此。

天下究不能常治而不亂！自海禁大開以還，海外有所謂夷狄邦者，男女配合，素由愛神統治。

夷狄邦和沙漠國相離雖有幾萬里，然而愛神是有翅膀，很會飛，於是一飛便飛到沙漠國來。

自從愛神來後，沙漠國從此不安

愛神射下了許多愛之箭在沙漠國，於是沙漠國的青年，可以拿着愛之箭，自由的射他所愛射的人；於是羣起而與月老為難，有所謂「反抗赤繩運動」。

然而亦有一部分被赤繩繫定的人們，甘受拘束。高吟「情願不自由，也就自由了」的名句。

這時節沙漠國裏，報紙雜誌上都充滿了青年們的「花呀！愛呀」之歌。

老頑固關起房門，坐在房裏嘆着氣說：

「肉麻！肉麻！」

小頑固站在房外，也跟着亂嚷：「肉麻！肉麻！」

過了兩年，「花呀！愛呀！」之歌忽然都不見了，而且，據說因為沙漠國裏的新文化運動

家，用了道德之繩織成網子，佈滿空中，於是愛神也飛折翅膀。

沙漠國裏以後的事怎樣呢！
看罷！……

說不出

看客在戲臺下喝倒采；食客在膳堂裏發標，伶人厨子，無嘴可開，只能怪自己沒本領。但若看客開口一唱戲，食客動手一做菜，可就難說了。

所以，我以為批評家最平穩的是不要兼做創作。假如提起一支屠城的筆，掃蕩了文壇上一切野草，那自然是快意的。但掃蕩之後，倘以為天下已沒有詩，就動手來創作，便每不免做出這樣的東西：

宇宙之廣大呀，我說不出；

父母之恩呀，我說不出；

愛人的愛呀，我說不出。

阿呀阿呀，我說不出！

這樣的詩，當然是好的，——倘就批評家的創作而言。太上老君的道德五千言，開頭就說「道可道非常道」，其實也就是一個「說不出」，所以這三個字，也就替得五千言。

嗚呼，「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